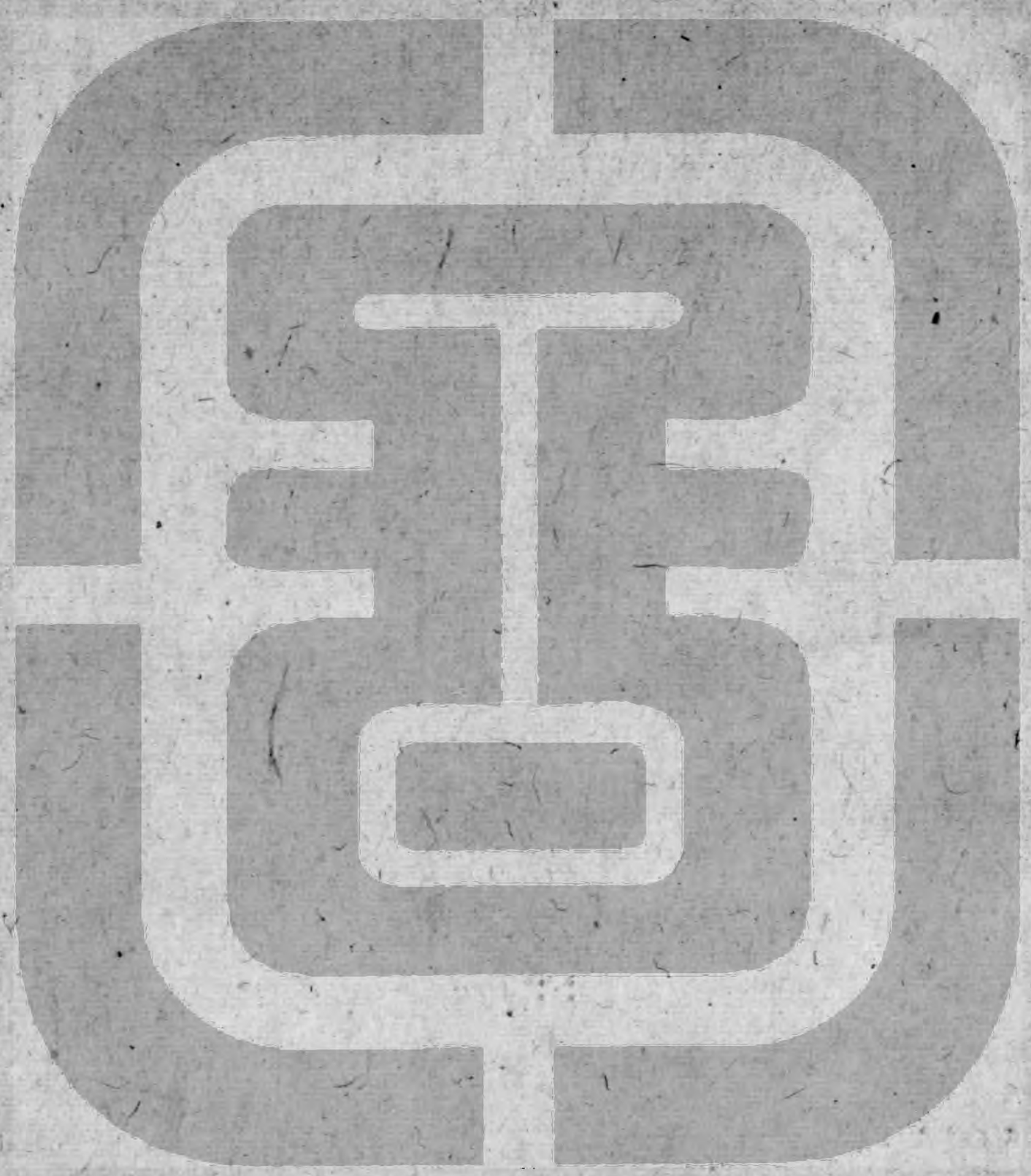

學半齋集 五

明承德郎湖廣襄陽府通判少湖瞿公墓誌銘

蓋余未第時羅邑儁為文社而成甫瞿君寔與盟云社中友稍稍得儁去惟成甫獨淹僅以貲郎仕別駕志少酬矣甲午春竟以疾卒于襄訃至君嗣允端允孚亟奔楚舁喪歸而季子允貞持水部立卿君所次狀就余謁誌余不敢謝不敏遂按狀志之君諱材為邑東五渠里人其先有諱俊者舉成化己丑進士司憲粤藩以廉介聞再傳而生齊賢齊賢生景茂是為君父贈都閫幕皆以孝弟力田世其業君少即自負攜之燕即期而歸補博士弟子員君素慎許可諸所與把臂論文者必極時髦

從父文懿公深器之弱冠

之選自餘碌碌必亟遠之嘗曰居蘭處鮑隨其所化
吾與勝已者處冀有以益我耳柰何逐鷃斯黨賊糧
食為乎時士以得君款接為幸焉其自課制舉義必
寘蒐旁討蘄于及格挾筴吾伊晨夕不輟氣稍儃僈
不振即露跽中庭痛自刻責每暑夜卒業至蚊蚋嗜
膚不覺也其強學如此然頗以其間治生產計上腴
價踊力不能多得其沮洳瘠薄積歲不售者酬少值
貿為已有而常以水糾列時具籠函板築作隄水旁
往往為界頃歲屏翳為虐防不能距君之田恒翻浪
馳沫而賦竟不為減歲貸息錢應之不勝困人多咲
君失計者及歲事稍定所入過當而堤防益埤增水
不能敗咲君者卒詘服且多君有治辦才矣君既娄
躓徹棘乃鼓篋兩雍再被司成知遇而卒不得與賢
書歲戊子屬遲暮矣意尚不能釋經生業憲副蕭公
力諷君仕君遂強出為山東都閫幕既涖事大為監
司所知諸棼錯必以委君君所剸裁無不當監司旨
時東魯炎旱中丞檄眡臨邑德平海豐三縣荒狀君
盡却供億齎粻自資躬歷甽畮間務悉隱覆其報命
較他吏獨核中丞賞其能聲益隆起剡薦交上癸巳
遷倅襄陽君捧檄喜曰曩吾抑首淬業意不止此然
以貲郎得之不為不遇矣所不縻軀效尺寸者非夫
也益自矯厲絕遠脂染尤勤案牘事無底滯所決獄

悉以平允稱官廨圮甚君不欲遽廬視之而又不欲煩公帑遂捐奉葺治甫落成而中丞賑饑之檄至君得委即周詢四境蹩躠風雪中日無停軌盖溝中瘠待君起者甚衆而君自是憊甚矣寢疾十日遂不起君生云云君姿狀豐碩黔而戟髯望之知其偉人少失封公事褚宜人孝撫弱弟友待他親黨亡不厚者而于從弟立卿尤至云先是文懿公昺貴瞿之族多藉其芘者文懿甫卒而族人謀以役中立卿君獨持不可甘以身代又里中豪有所啣於立卿欲齮齕之而患為[illegible]之左右藉監司惴君君自如也嗟嗟里閈知君者謂君彊敏幹濟負用世才而不知者直謂君劬造請周人事如樓君卿輩不欲失五候驩而已乃君之大節卓卓如是以此知里閈之論不足盡君而君實未易盡也是宜銘銘曰

於惟瞿君勤敏植躬仕則已晩楙著廉忠利刄剸蒭逸翰翔風時方大来命乃未融知者謀始不能知終隼旟朝騖柳車夕攻有恨黄壚孰問蒼穹身服再命歸全舊封幕舒緑野屏列遥峰銘此貞石以届無窮

貞節呂毋宋孺人墓誌銘

不佞某大王母呂太恭人海禦公女兄也海禦公尊人慕村公殉先莊靖誌其墓海禦公蚤●世●廿餘年始克塋觀察蔣公誌其墓已稱宋孺人守志秉貞善持家餙子奐又十余年孺人殉合塋有日余以蜀南之役遠在數千里外表叔文學應魁走使持狀以書屬余曰先慈氷檗所籍以不朽者惟是隧中一片石耳冀無忘先公詛為泉壤先余素欽孺人節且深惟先莊靖渭於陽情至切也遂不辭而勉為泚筆呂氏世系詳海禦公誌中不具述按狀孺人宋姓世虞邑人國初諱伯楨者以賢良徵為尚書郎嗣是紳襟不替

為邑名家賢良數傳為處士泉亭公娶桑媼生孺人
性端慧貞淑明孝經女誡大義泉亭絕怜愛之為擇
快婿見海衢公從其從兄一葵公學曰此汗血駒也
心賞之慕邨公亦廉孺人為閨秀委禽焉及笄于歸
即率女奴受事錢姑所姑武肅裔性端嚴不易事獨
孺人得其歡海衢公方銳意佔俾孺人篝燈操女紅
佐讀常徹丙夜德業相勸有鷄鳴風至其脫簪解珮
為高堂具滫髓相夫子廣麗澤又餘事耳未卒業兩
尊人相繼謝世孺人秉家政與海衢公共營喪葬撫
幼叔嫁小姑桔椐盡瘁業亦旁落海衢公棄儒習岐
黃家言偕中表兄嚴文靖公游燕莅事太醫院繳有
章服非其志也未幾乞假歸以勞勩患瘵遂捐館舍
孺人撫棺號慟闔門自經欲從地下者再時太姑狄
媼尚無恙抱二兒投之泣曰老婦旦夕且死不必為
老婦生二兒為死者生若寧為死者死而不為生者
生乎不得已強起飲泣毀容自誓日夜撫二孤祝曰
何時覯爾成立竟未竟之業以報而父也雖極愛而
不廢嚴自就外傅日夜課之讀稍媮立譙讓不為姑
息居恒以澹泊為訓一衣一食必節嗇之二孤斤斤
奉教惟謹狄媼寢疾尋卒醫藥含殮務期無憾悉從
孺人十指出復苦征繇頻歲祲癸庚之計益困損不
可支有三旬九食之嗟塞户紡紉不知牖外有白日

盖吞淚以糊其口者垂二十年伶仃飄泊形影煢煢
噫可悲也已壬午長君冢婦相継夭遺孤甫四齡孺
人復撫之泣曰殫未忘人心膂成立而父若叔今又
代而父若母以成立汝老人非所堪幸有而叔可藉
也遂以属次君而保護不異二孤已丙戌次君補郡
弟子員始一解頤曰此而父未竟之業也不有何大
父麗水之武可繩乎以中村先生曾領鄉薦仕麗水
[illegible]云次君蜚英郡校矯矯卓立而李廣数奇每試京
兆不利歸而有慚色孺人輙迎解之曰窮達有命胡
戚也年及耆子姓雁行工壽愀然不怡曰柰何稱未
亡人得御此觴也每循念往昔掩袂失聲不覺心寸
折而淚駢枯矢心從一之誼死生以之矣三黨以窮
来謁求利潤者必令飽所欲去又未嘗以貧解晩奉
竺乾教[illegible]夕膜拜誦心經唪彌陀佛號疾且革猶喃
喃不輟子姓號之張目曰向為生者生今可為死者
死矣毋怛化也遂瞑時萬曆甲辰之十一月十五日
也盖觀察公所褒嘉孺人者至是論始定矣又三年
天子下明詔採幽節孺人年例允合格法當旌師生
暨邑候條上其状諸當事給扁賁其廬直指房公薛
公檄旌之擬揚諸廷竪棹楔為閭里風夫守節立孤
宇宙寂稱難事求諸丈夫不少概見矧閨幃笄[illegible]乎
縱諳大誼矢志完節往往以財自衛如巴寡婦清而

於攖百罹肩萬瘁竟成厥孤危中尤難之難者孺人
婦呂氏僅數年稱呂氏卽母者四十餘年辛苦艱難
備嘗之矣卽則共姜勤則敬姜教則孟陶柳氏諸母
而困憊過之視彼襲腴履豐而卽完孤立也此不較
烈哉宜郡邑臺憲交旌疊譽無閒言也恩旌之下有
日矣是宜銘銘曰

疇立孤教彌穎生獨憂倫衆顫殉
同穴億斯年欝欝葱葱啟後賢令之 五衢古藍田

時湖亭志銘

時之先有長公者隸籍建康子姓甚繁今上元有時
家村蓋其苗裔也至福四始家常熟福四生名遠名
遠生二子長鎬仲鋐永樂初鋐以家富中貲從實京
師再傳為封公復菴是生庸齋公成弘治庚戌進士
副東粤憲舉一山二湖兩公一山領嘉靖戊子薦令
鷄澤二湖領正德己卯薦令江山初江山公從憲副
宦游歸常熟而湖亭公生焉公諱達行字義卿生而
俊異甫三歲標指知山人以此奇之六歲隨父母還
京庚子補京兆弟子員丙午自江上省親歸試學臺
王公按置八郡第一壬子次應饒平庠有署公後一

人公惻然念之謂曰子之親老矣子之春秋亦既高矣惟是升斗之禄設一曙失之其有及乎敢以諒其友謝曰語云連鷄不俱棲功名之際易以相踦見傾人情乎昔翟酺資譎數取通史氏醜其詐懿豈意晚近而得長者如公哉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知必不爽于公已乙卯仍以高等晉廩生妻試京闈不售人多為公搤腕公了不為意曰吾即不得祖父故物尚不失為廣文吾何憾焉計以萬曆丙子可厠貢籍時江陵柄政方用鍥急為理每歲薦士必先期掄選乙亥夏四月公業已為八郡選貢一人甫踰月而張獳人訃至衆相驚歎曰此所以報公壬子之讓也造物者亦巧甚矣嗟嗟彼蔽人以成已者何為哉江山公先張獳人卒公前後居喪悉哀毀如禮丁丑既克襄事謁選得分教祁門公至首飭學規著左右儆語座右銘勒之黌宮以昭諸弟子其貪不能治生者輒待公舉火祁人士曰公非徒教之抑亦食之稱高足者屈指王君嘉賓謝君存仁方君淡然後先脱穎去人以為皆公教澤也任祁六年大為當事者所賞祁令若姚張兩侍御尤雅重公已丑教授南昌南昌為江藩祁者南臯鄒公特嗇之已丑教授南昌南昌為江藩首郡稱材藪公數數督課諸生而雖黄之咸服公有人倫之鑒每司道有所譔述必檄公為之公或以代

斷致遜則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君及公次第酬
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會修通省志兩臺集諸洪筆
麗藻之士分局編摩乃裁定實出公手越二載志成
公歎曰文章自不朽事奈何捐有涯之生殉之而苦
為人役哉尊生者不為也吾聞脈死首丘豹死首山
吾亦欲東耳當道固留之不可竟歸見舍宇就圮亟
捐貲葺之曰吾所聚族于斯者也又念宗人散處南
北本支易溷遂手次譜牒成帙以示子姓曰此睦族
第一義也丙申春王正月公舉大賓一時輿論翕服
曰賓筵得如公者自可不媿矣丁酉夏寢疾至秋且
革呼子若孫曰吾無以遺汝曹生平惟事種德今以
相遺汝曹好為之乃瞑公手儀甚偉性孝友居燕時
忽憶張孺人促駕歸孺人喜曰老人方念汝欲以汝
弟志行相托汝歸何偶也昔人有以齒指心動者吾
兒近之矣其任祁也與季弟別白下至悲不自禁無
何季弟亡公哭之慟曰一別之不忍而遽長別耶省
伯父鷄澤公鷄澤公適瘍發于背幾殆公出所携藥
療之曰厚味實腊毒伯父夙甘肥醲此藥為伯父儲
之久矣鷄澤公長子貧不聊生公時為之賙而兼室
其子曰所不使伯父為若敖氏者固吾責也公外樸
中朗江山公一日命檢案牘得猾胥作姦狀密白之
江山公曰兒能摘伏乃爾即老吏不過也京兆司理

某者移文學傳表欲師生廷謁一如外郡例表無以
復也公曰復此易易耳侍御至貴倨也京兆司理顧欲屈師生郤乎是
為屈郤尊王畿重京兆也司理京兆矣非體也表大稱快公神懷挺率與人交
舉體皆真而尤能赴人之急有何奉者以善瞿文懿
入都文懿未及料理奉暴卒公為之經紀其喪文懿
嘆曰訃使吾不負此良友者非公耶嘗與王峰盛太
學同舟涉清河盛之僕瀕馬舟中之人五色無主公
亟呼篙師候之舟尾髮稍見立捽而起之竟得不死
主人謝曰使旅人不喪僮僕秖亳皆君力也自為諸
生不事家人生產宦二十餘年而橐中若洗少負儅
才善屬文所結撰有寓祁集吉昌稿鐫于笥雅工丹
青及操縵之事則又公剩技已銘曰
公胡降兮自我虞公胡翔兮從帝都公胡迈真兮維
杓榆悲公之遇不集于菀而集于枯欽公之德惟古
則有而今則無公所至兮士風式扶公云亡兮雅道
斯徂天柞善人斯言豈誣兮孫繼起躡天衢我銘貞
石永弗渝

中憲大夫按察司副使裕居

李公暨元配張恭人合塟墓誌銘

盖中憲公之功也張恭人称未亡人者八載至是卒其子果先[illegible]輩卜兆某地且以某年月日合塟焉而徵誌于不佞曰習先大夫者孰逾先生倘不靳如椽之筆次光宅穸則死且不朽不佞誼不敢辭按狀公名安仁字體元别號裕居其先晋人入國朝始祖本占籍大寧興州衛永樂三年大寧移保定興州右屯衛移遷安因家焉遂為遷安人本生進〻生通〻生昂〻生贈中憲公臣娶太孺人雷氏早卒繼娶贈太恭人徐氏生二子長志仁以賓貢不仕詔授儒官次

即中憲公張恭人其元配也公生而穎異善屬文識
者知非凡器弱冠補邑弟子員試輙高等除慶改元
領鄉薦辛未成進士初令武城下車即詢民疾苦興
利鋤害不朞年邑政一新當事者嘉公能嘆曰曾是
區〻武城足淹鷄割之試哉遂量移興化武城民攀
轅留之車為枳者累日乃得發因相與立生祠且俎
豆於弦歌之列矣興化故澤國一面濱海三面瀕湖
颶風作則海濤雷動霪雨至則湖水漲溢嚙垣宇蝕
稼穡歲常八九民甚苦之公至躬行沮洳相度水勢
調悉便宜檄之治水使者築堤百里有奇水不為患
流移者悉轉而緣南畝一時鴻雁興歌仳離絕慨至
骫法胥吏則斥不少假借曰若曹善蠹我政噬我民
亟去毋溷乃公自取三尺也鳴禁暇輙進諸生與之
談經其貧不能舉火者輙餼之諸生咸曰侯實教我
食
實我萬曆丙子擢大理評事民為立去思碑及河塘
碑記識不忘云丁丑奔外艱服闋尋丁內艱壬午起
補右評事尋晉寺副秩滿得贈父如其官母為孺人
張亦為孺人已晉寺正出守衡郡〻故多貼役胥徒
無益於官祗竭民脂供之且因緣為姦公廉得其狀
召諸隸籍者八十人謂曰太守知務清淨耳毋事書
榮稠濁追呼旁午即何須若曹〻〻且休矣於是悉汰
之歲減冗食若干屬邑籃山庫吏留棄盜官錢若干

緡以誣庾人〻〻迫於篣掠自誣服徵成而按驗無跡
邑長吏不能決以上公〻讞之立窮其情吏伏罪人
號為神君郡有事責成縣令〻告成但以牘郵致郡
胥無持檄詣縣者民以不擾復損嘉肺羨緡及祿入
之餘新石鼓書院衡湘公館為一方偉觀民不告窮
而事克集為郡三年績滿加贈父中憲大夫孺人為
太恭人張孺人亦如之尋晉按察司副使從郡歸橐
中隱〻彷彿留床載石矣志倦游遂縣車乞休日與
儒官及故所交游引滿相命怡然自適足不履公門
以節儉型俗以耕讀後諸子弟執經義相難公為辨
析鑿〻中肎窾移日不倦時當道雅重公立棹楔方
諏日鳩工而公逝矣公生於某年卒於某年五十有
八張恭人出自望族以淑媛稱中憲公守令時恭人
嘗從盖多內襄之力焉卒於萬曆某日距生某年月
日得壽六十有五舉丈夫子五人銘曰於赫中憲藻
攄董賈承蜩巍第爰寄民社化浹雙鳧績懋五馬進
止惟時抽簪命斝公僑遺愛彭澤高雅恭人室家攸
宜克相夫子一丘共之欝慈佳氣奕〻孫枝我銘貞
石千烋于斯

奉訓大夫中軍都督府經歷學山談君墓誌銘
君諱志伊字思重常州之無錫人談系出於郯子其
家梁谿顯者為萊州守綱大邑令一鳳最後為大中
丞公愷娶朱繼娶屠是為君尊人嘗建牙嶺西會有
劇寇陸梁境上公督卒剿之不四旬而克渠帥成禽
函獲無算大司馬上軍書署公功第一前後得蔭子
二人先時中丞公備兵山東屠淑人始舉君君生而
有異姿中丞公喜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
以前蔭得入胄學雅好古文辭不屑肆博士業遂稟
中丞公旨謁選銓曹得典奉常簿時閣中鄒公元龍
姚江趙公錦並人倫冠冕每見君亦儀甚都輒相嘗

曰此真翩翩佳公子矣于是名藉公卿間而君念一
尊人春秋高特深陟岵之感已病瘍楚痛不可支會
啣命謁諸陵猶黽勉從事禮無違者而瘍以此轉劇
遂請告歸省舟抵安德屠洴人之訃聞矣歸無何中
丞公亦病不起君悼二尊人之不逮養也日夜號苫
凷間充充欲隕治喪塟悉如禮製碑銘哀誄諸文非
海內魁士名人之筆不以匄也歲壬申服除之官今
上登極祗事槱燎及諸禋典君並從行三載滿秩得
加贈中丞公資政大夫母夫人配秦封孺人遷中府
都事奉勅餉上谷軍事竣晉本府經歷當是時江陵
執政恣弄威福自六卿以下尠不纖趨而絫息者君
嘆曰孰是人斯而作此態向人也非夫哉即吾不忍
為也邸舍鄰相公府未嘗通一名刺既江陵不犇父
喪諸言事者受廷杖罷君策蹇出都門人為之慰藉
益大迕江陵意適舉大察塞長星之祲江陵欲藉以
逐異己者無尊冗悉汰之而君亦竟坐免君性素豪
爽既解組歸遂屏跡園居風臺累翼月榭重栭百拱
千櫨采飾纖縟時與狎客酒人相羊其間飛觴汎醳
嗢噱者移日宴醑所需必窮海之錯極地之毛至于
秘舞名謳繽紛座上議者以為有四豪風軒左奧右
多列鍾鼎圖書諸瑰奇工玅可喜之物以娛清燕蓋
有永叔之嗜焉人以名寶市者捐[illegible]貲相[illegible]不靳也

少好內中丞公患之時以為言遂下後近女而槃匜
隨御惟是一二當都顧未嘗接絕袖之歡有姿首少
年希為君龍陽者及門而返曰乃今知非其好也桑
梓諸貴人一切謝絕不與游嘗曰牛羊順逆性也予
平生情塗狷隔不喜見貴人且吾與其傴僂事貴人
日救過不給孰若共酒人狎客縱情酣暢為適哉而
君亦卒以此釀禍云君既婁遭轄轢意殊忽忽不欲
邅回故棲自是悉割腴產屬之他氏而獨携橐中裝
以行去之金陵僦舍居焉日夕追懽秦淮桃葉渡頭
并探諸六朝遺勝每一宴集輒方員綺錯聲伎畢陳
不少減游閒故態而橐中裝亦浸化為烏有未幾患
疽背竟不治君善書研精體勢備盡楷則尤工繪事
種種神生類多得之象外人以為畫馬圖龍之技不
過也君多秋若此至如椎金結客一諾數千每不能
促節局步以應流俗斯其義尤至高矣而處公幸舍
者不聞有一人効扶輪之報可怪也君生云云銘曰
緬惟中丞威稜斯赫惟君承之絓組舄奕義薄雲
天情紆泉石人重千金君輕一擲在秋斯慱寄興則
賒過眼繁華交臂興嗟河陽古樹金谷殘花池臺何
處風月誰家營魂流寓歸骨故丘托此貞碔彪炳千
秋

明徵君少山張公墓誌銘

不佞謬典戎事分鎮川以南而龍湖之屏山則所部邑也邑令張君以廉能稱三載政成兩臺交注上考將轉聞於朝請所以錫恩褒而耀前後者會徵君患瘍寢劇不起屏山君且匍匐扶櫬歸一日挂墨衰謁余廳事潛爲稽顙持所爲徵君狀以銘請請且力夫余佩簡書惟閫外是制不復知三寸弱翰爲何物矣胡能爲役顧自建節茲土日與屏山君共事則於徵君屬通家好圖鐫珉以代引紼誼也其奚辭按君諱尚仁字一元少山其別號先是始祖善和初入晉占籍曲沃縣世爲沃之韓村人傳至[illegible]成族駸駸大歷

五世而汝霖生五子君其震器云仕穎異善屬文鼓
篋為高等士嘗以尊人客燕卒君哀毀骨立奔扶襄
事既綜家政而屏山君已英英露頭角矣遂謝博士
業一意課子生平甘淡泊務纖嗇至施予絕無難色
處人坦夷不設城府有所迕亦且以理遣不深校也
歲丙戌晉饑割錢穀以贍艱粒當收責時諸所貸縮
其息者聽不能償者為火其券曰吾以市義耳一人
行貨耗毋錢懇負輒逋君隱惻瑣尾貽書趣之歸且
慚曰吾終不以阿堵故窘若其人泣謝曰所得返鄉
閭保妻孥秋毫皆張公賜也迄今尸祝為素惇族於
族無弗睦也者獨堂兄某獷悍莫可理諭嘗揮肱搏
君顙血濺地地為之殷瀕死而甦屏山君意未嘗忘
修却而君每戒曰彼吾兄也子雖父兄可謂孝乎居
無德何悍者死遺一孤穉而孱卒善撫之君之好行其
[illegible]類如此屏山君以辛卯掄秀六蹶公車君訖無幾
微喜慍嘗曰宣尼不云乎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吾所
為兒患者政惟異日所以立爾及授屏山或[illegible]虞蜀
道嶮扱輿難君慷慨謂丈夫生而懸弧矢志在四方
彼叱御驅車過九折坂者何人哉若能凜四知作清
白吏吾即竭蹷天塹不憚偕兒往一如邸日以清共
為提命芸蔬衣縞蕭瑟不異僧舍乃君固訴訴如也
聞敲朴声輒愀然不怡曰昔人蒲鞭韋杖亦足示懲

奚必武健之為快哉屏山君奉以周旋不敢失隊自
蒞任来廉以禔躬寛以字眠勤以從政歷三年如一
日至於撫酋首而邊釁消擒姦人而内地謐行請丈
而民田均尤治行之卓然者屏山固巖邑屏山君坐
而理之如游刃為人以此頌邑令之賢則必本義方
之教素也赫赫恩綸方當寵錫而君且捐館弗待矣
時萬曆乙卯四月二十一日距其生云云墓在蓮潭
之陽嗚呼君富於學不自展也而式詒之穀君饒于
貲不自私也而終食其報惟天眷德惟仁有後豈其
爽與孰謂蓬蓽其身以老果足為咄嗟也是可以銘
矣銘曰收責市義昔聞孟嘗高誼如君古人頡頏爰
啟哲胤卓矣循良龍章洊錫綸綍煇煌蓮潭湯湯君
其永藏我銘貞石奕世彌昌

明倫堂鐘銘

倫堂舊有鐘盖用以燕嘉賓者惜從浮屠氏来試覈欵識斯何地也曾是在懸虖因典寅友関君謀易之說文云鐘秋分之音又五經通義云鐘者秋分之氣是鐘也適以仲秋成得其時矣系之以銘

制稱法地燕取娛賓鯨聲一發鹿鳴載陳叩斯響荅鏗中於論氣應秋分用則千春

大成殿香爐銘

大成殿中故有爐尋其欵識多列比丘〻〻尼盖從蕭寺移来者將此薦馨毋乃以媟虖爰易置之其下盤則故物也系以銘

瞻戒聖靈陟降自天假此慱山薦彼芳烟氣藹上騰
精結秉虔于以享祀其萬斯年

經笥銘

惟此經笥　武庫寧數　道豢之淵　文章之府
便腹下帷　高足投斧　于以庋之　永賁黌宇

先考兩亭府君行狀

萬曆戊子七月之六日府君以疾卒于長安第中含
殮畢公卿以下次第入哭府君相鄉曰傷哉朝端失
一耆碩已又曰傷哉同官失一良友已又曰傷哉輓
進失一型範盖無論知與不知無不怛悼府君之逝
者時禮曹屬奉朝賀不敢以卹典請大司寇李公謂
不肖曰是典也業有廷論在若久留無為也不肖遂
匍匐扶柩還以是冬達宇下己丑夏
用大宗伯請賜塟及祭贈都察院右都御史冬十二
月乙酉不肖將奉府君塟于桃源澗之新阡敢丐當
代鴻鉅之筆為府君不朽計不肖思一述懿媺以備

採擇顧由士餘息充充欲隕奚忍狀我府君哉謹摭
府君行蹟素耳目于人者含慟而銓次之府君諱璽
字廷祼別號雨亭世居邑之東曰鳳凰涇家所藏譜
燬于是閭相傳譜中象多裁冠緋衣其標識曰三品
後裔然竟莫得而詳云自碧溪公徙尉涇甘拙公再
徙河東甘拙則府君高大父也生慎修以長孚重賢
豪閭生一鶴翁諱復領弘治甲子鄉薦令長興大庾
倅韶郡所至多惠政以重慶公諫貴贈刑部郎中生心
椿翁諱策居平坦直醇茂絶不作世俗偃薄態嘗曰吾
徒有一腔純白心詒子若孫耳元配呂恭人是生府
君府君生而顖異夲止不凡大為一鶴翁注愛甫七
齡呂恭人携之外家麗水令中村翁指月為題課以
偶破府君應聲曰大象懸于中天清光照于下土中
村公大奇之稍長業文不資師授即能成篇琅琅可
誦一鶴翁帰自韶也得府君文讀之喜甚適有白某
所墨若干楹中夜兩圮翁為弗聞也者惟疾呼快曰
吾得此寧馨兒家門有藉矣奐何翁疾革諸孫皆有
所遺獨不及府君曰知汝有遠志不以相恩耳赴邑
誌邑侯沈置府君坐隅府君得所命題輒疾書不移
晷而就侯擊節咲賞重慶公于府君為從父時尚在
諸生閭聲藉甚侯指府君向重慶公曰鄉速步是行
且超卿矣年十七與嚴文靖公同游于庠志攻夲

子業嘗讀書湖庄去中丞陳公莊不數武中丞公時
覿府君府君方黽燈夜讀嘖嘖稱羨而以少蒸餅餉
府君中丞公素不具美食府君重公賜對使輒啜使
者還報中丞公則喜曰彼飽膏粱者更能甘糲食若
是是必遠器也每謂人曰陳氏世樹德其後必大大
悉其怖畏狀愕曰任若所之毋恐言訖而臧文懿瞿
公兩山張公時並冠群髦府君于張公為高足于文
懿為忘年交然皆推轂府君丙午舉于鄉已酉王母
呂恭人艱毀慕如孺子丙辰成進士先時有老蒼頭
梦二餅墜空府君掇取之至是始驗明年授江右吉
永豐府君素不治家人生產外政稟于王父內政綜
于毋繆夫人一無所與將之豐親知者相慮曰未
諳家事那得習吏事邪而府君治豐特以精明濟渾
寧若游刃也者豐最難治甫下車邑人以舊尹所未
決若干牘嘗府君府君一一剖之盡得其情兩造帖
服自此遂騰神明之號矣戒吏胥各止廨中必奉公
事始得操牘以進亦毋得輒啟口犯令者扶典赦嘗
曰此曹若得志是令與公庭治也肥此曹瘠吾民矣
且邑事亦不足了安事此曹為豐之為鄉者五始龍
雲遷鶯遠者距邑率百里而遥遇有訟府君即以屬

里中長應勾者長與俱來立訊以去爭者或願息許之長詣縣報罷而已以此鄉絕隸人之擾庭無留滯之獄門以外至可羅爵賣漿家傍公門居者竟日不售為之遠徙群吏各謝去府君諭曰汝曹亦知有利害邪汝曹受我約束今即苦異日一薄尉可跂俟也脫欲求索自快不旋踵遣矣為汝曹計將茹苦一時慱榮異日為得乎抑朝賄將暮戍也咸叩謝曰吾儕小人所謂知利而不知害自今願奉約束終府君任吏無有一人獲辠者司道行縣或欲撻吏以立威必力營免曰吾不忍令茹苦之吏更飽人毒手故事櫃役有樣金庫役有加耗悉為停止五鄉歲入供應銀若干兩鄉人患之府君裁去其十之九曰是在我嗇其出而已柰何浚脂膏供侈費哉一峰羅先生立文昌會館于鄉府君捐俸餙新之更買田若干畝貯歲收為諸生待以奉火若董行仁輩七十有餘家而又聯社黌序進諸生湯瑞寀輩課之諸生德府君曰陳侯實食我教我先達某者賢而貧遺一子踰壯未有室府君曰明德之後不祀忽諸有司責也為聘名家女娶之自娠及產悉入告且謝曰賴賢侯實存吾祀冨室劉某貲雄里中以吝嗇不好施人多惡之會有從劉僦舍居者殺人人以中劉府君廉得其實抵僦舍者罪立釋劉懼劉始久謀賂一薦紳未解已得白無所

用薦紳笑曰藉侯之明成吾之廉邑苦旱民飢請于
當道出倉中穀賑之所全活甚衆廣閩流寇兩壓境
兩却之而其後者最劇憲副汪公遇害峽江被殘所
至莫可誰何府君獨預設伏待之有二大王者驍勇
絶倫仗而馳未至邑數里伏兵鼓噪而前賊倉卒不
及備遂授首其渠帥尚率衆萬餘薄城下府君業已
檄五鄉每鄉各出銃師且戰且守賊衆數失利遂宵
遁境内安堵士豪梁汝元聚徒講孝嘗以天下帰仁作
譚端鼓煽衆心謀且叵測自監司以下莫能禦制府
君檄汝元輸課汝元恚甚厲叱曰與陳侯鄉邑異處
不虞檄之涉吾地也何故若亟交命陳侯勿相迫也
遂手裂檄復還白狀府君曰是不可令滋蔓難圖也
即逮捕汝元聞之逃去為峽江邏者所得其黨梁龍
五二十餘人悉就縶伏其辜鄉人奉首加額曰微陳
侯吾曹乃汝元上肉也不啻尽不止矣大司馬聶
公豹時林居雅重府君而其從子儀部君頗不滿于
月旦府君未至豐士紳中歷豐之鄉逮曰司馬自長
者儀部君未易與也及府君至得訟儀部者數紙大
都以產直不相當故府君盛械示之明日儀部君召
諸訟者或償其值或交其田而焚其券處分悉令滿
意而以復府君府君進諸訟者面詰中一人稍曲府
君笞之意以慰藉儀部退而曰陳侯吾二天也又儀

部大不當于司馬誓毋相見府君動以至情相鄉感
泣遂為叔姪如初念庵羅先生家吉水山居僻甚府
君特造之先生出迎曰自吾結廬於是未嘗有輶軒
来君侯何得儼然見過遂促膝語娓娓不休不覺日
之晡也先生固留府君廉先生瓶粟且罄固請行行
未一牛鳴許林莽中若有列炬者光甚灼爍薄視之
乃三虎也僕人俱股弁不能前府君神色自若虎亦
踉蹌去任豐垂四年餘撫按剡薦皆首列四明范公
所轄四藩奉循吏亦首府君平湖陸公[illegible]每讀檄文
嘆賞曰清妙敏捷才也吉陽何中丞欲酌通省賦役
載之令甲屬府君撰賦役紀清江令黄君佐之黄君

為諸生一鶴翁嘗課為第一時政聲亦頗著府君虛
懷藉揚搉為紀成通省稱便一日府君謁兵憲公某
方鞫盜不伏見府君喜曰得陳豐陽具此獄不难矣
府君出就公廨令証者逓前逓詢之歷四三人刊口
而言各矛盾府君大疑之中得一人稍吶者紿曰吾
具曉群盜非盜乃爾輩所成練也其人錯愕具以實
告盖盜者数輩皆良民為富人所啣必欲致之死而
証者数輩則富人所賄也府君遂脫盜械械諸証者
并逮富人論治如法還報兵憲公起避席曰吾固知
非足下不能具此獄也府君名益隆起吉守黄公某
良二千石也而當道顧雅不當意以間訪府君府君

從容道守之賢古龔黃不過也所不足者或儀節間耳當道曰向吾督過吉守正坐疎慢故非足下幾失一良二千石遂薦守〻聞之謂府君曰自來惟刺史庇令今令庇刺史益拆節下府君府君治豐不事武健一以愷悌近民至對當道輒侃〻不隨俗作脂韋態嘗入　覲會分宜用事政以賄成府君素手一謁而已直指某公下令曰郡若縣其月輸贖鍰數多者得上考又次下考府君度括庫中不足當下考竟不輸一緡報曰他邑自有豐陽自無府君操勵冰蘗即擔石不以煩豐人每歲終王父輸粟數十斛致之豐曰以啗廉吏府君以豐產土瓜還献王父笑曰意者瓜得無苦乎然吾甘之辛酉以應召將之京豐民遮道送曰顧安得噢咻我豐人如我侯者皆痛泣府君憫而歸之計入京棣銓者嗛府君未之相聞也忿然曰陳令信賢柰何不一識面邪欲抑府君選郎劉者曾令南昌耳府君政聲甚熟力爭曰令固可使掌銓者識乎此陳令所以賢也且某遠不逮陳某尚得入天曹而陳不得臺省某愧非據多矣請罷去府君遂得不抑先一夕梦入左掖門璫臣持兩豸服一振領一襲藏向府君曰今且不汝授詰旦而刑省之命下銓部上豐陽考王父封如府君官贈王母孺人封母如王母又以守土功得賜白金文綺

上方大舉祀釐興土木兼之涔暵不時海內虛耗所
在盜起士習靡然如蟻慕羶而野多佚老府君患之
曰吾所司者諫義不容默後先上疏其略曰蠲卹宜
溥也奔競宜杜也自新之途宜闢也其他劄如計吏
治勸良牧禁苛政結伍保益城守皆時政最急者以
在給事視京營故事省臣命閱某營某營諸將領即
前驅為導既登臺大將以下拱立聽令噤不敢發一
語府君獨念曰大將三軍之望也是嘗南面而指麾
者詎可因吾輩令挫威哉于是命大將前改容而體
貌之為設坐從容詢以內外軍政蓋欲示重於三軍
而亦以別將材之優劣云又故事閱營者每三年一
代屆期行牽劾已而遷易不嘗竟未有及期者牽劾
遂久不行人心滋怠府君上疏請復弘治間例歲一
易便

制

曰可爰著為令而諸將領人思奮矣他若選正兵以
備戰守增備兵以充行伍議草料以究實用聯班軍
以便稽查順營衛以清月糧別椿朋以實馬價明查
叅以正事體靡非建威銷萌捍衛重地之石畫也條
上俱見施行時理戎政者為少司馬某曾轄江藩府
君悉其人江人彭醫者廣為分宜內賂司馬延入幕
密與相結而督學某亦嘗款彭一茗分宜罷汰諸黨
人朝議譁然及督學而司馬亡恙也一日司馬謂府

君曰惜哉某督李[illegible]坐彭鑒累矣府君薄之毅
然曰走嘗為門下吏豈不悉江中爭邪習彭鑒寧獨
此公當更有甚者司馬邊啜茶[illegible]手着膝半晌不能
復奉府君之嚴正類如此嘗劾去詞臣某某瞿文懿
公咲謂府君曰木天清禁自昔不入人喙君柰何一
朝而去吾同官二人府君曰彼同翁官不同翁志故
為翁汰之勿令玷清班也文懿稱當刑省封事凡十
餘上府君素不留諫草以故靡得而詳不肖憶童時
府君至有一日進兩函者先夫人慮以此賈禍數微
諷府君府君曰言職在我[illegible]此身非我有矣會臺
中凌公儒建言起廢者雅不當于

上

上

常有餘忿不歆言者及凌公忤　旨有　詔杖六十
褫其官府君私念曰時即唐虞詎可謂野無遺賢哉
如必歆錮人于明盛之世恐非人主所宜吾當以死
爭之邊奉京察銓部例有一人當事者以傳君某應
之傳君謹愿人也無他訾行而選郎某物議沸騰竟
得免府君大為不平癸亥夏感凌公事遂上疏請黜
遺奸以重銓司採遺賢以充器使

上

覽至採遺賢語怒甚詔以罪儒者罪之府君初受杖
苦不能禁默持一念曰家有老親此身未可以死畢
受杖而神色不少變諸杖者相顧驚曰陳給事錚錚

鉄漢也創方熾冒暑出都門下潞河中道委頓恍若
有神人金容而玄服者與府君相對久之府君悸而
甦神人者猶恍然在目乃知其非夢也徐文貞公雅
嚣府君至是深加痛惜貽書潞河以無能救援為恨
重慶公得報大驚越數日嘔血數升而卒府君帰王父
迎而慰勞相對歎如也已掩膺哭重慶公與何創愈
脫痂府君則奉王父相羊虞山尚湖閒從以膳飲遇
春和秋爽進而登虎丘歷上方楞伽天池玄墓諸山
又進而憩武林泛西湖陟三竺五雲窮烟霞石屋之
勝至累旬日不為勸游披覽史籍每會心處輒劄記
之自漢而下惟晋書僅有録者曰吾高諸君子得丘

穆皇帝即位以
皇遺詔録諸言事者起府君吏者左給事牒至府君
恱王父不欵行王父曰柰何近
天子命且負
帝意邪其亟俶裝往丁卯五月秤　闕廷受命會改
元王父毋及毋再被恩典尋上疏陳六事一曰通上
下之交二曰納匡救之忠三曰黜近習之謗四曰正
敷奏之儀五曰申勸戒之典六曰核循良之績諸及
勞者蓋各有所指語多不載中所謂申勸戒者如請
楊繼盛羅洪先易名之典正曲殺沈鍊者之罪是也

止並嘉納朝論快之

上將視斈府君計曰是斈也大司成當坐講至榮也非其人何以觀四方而耀無窮遂劾其人去之乞別選莊士得大洲趙公趙公既與講席深當

上意而士林亦以為不負盛斈大學士高蒙時貶議而其門下士特有右高左二輔者府君上疏折之高坐免十月晉太常少卿王父曰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戊辰春　冊立

今上儲宮以恩例加封王父如府君官而王母及母並得稱恭人太常正豐陽人陳公慶也便道之家未至府君署其篆府君每入　御前奏祀事儀度閒整趍蹌間不失尺寸而音復清越如出金石諸公卿奏者咸謝不及每祭設自厨役多所乾沒幾不掩豆一日府君之祭所品閱之隨按籍而稽大都登豆者僅十之三四府君責諸役曰此　朝廷以共明禋者柰何潤爾輩私橐其以十之五著為定數餘悉裁之惟薦文廟者視昔有加焉商人輸課太常舊以左右丞迺監丞皆黃冠流索諸商苛甚丞某者當以明年監課先期設刑械于廳事欲以恐諸商將及期請于府君府君竟不屬丞而屬博士曰博士閒局特以相煩博士固辭弗許至今京商輸課者獨稱太常便庚午秋七月請告還家高再入輔修前郤謫洛川丞府君咲

曰吾業已游方之外縧縼尚屬人手乎頃之高奉
今上嚴旨罷而江陵正元輔在
穆皇時江陵建議大閱先以意示府君府君正色曰克
詰張皇固是克成長慮但
聖駕一出六師之費必且不貲恐非時詘之後所宜奉
也且以滋人主黷武之心不便江陵默然府君坐是
失江陵意竟江陵相兀然家食而已府君之還也日
侍王父極洗腆承歡顏買舟續吳越諸游
融融如也越丁丑冬王父病喘不能就蓐踰旬日卒
府君毀慕一如喪王母王父自己未奉叔璨又四年
舉叔瑨又三年舉叔玘時未析箸也府君出王父所
手植得中人之產者三分畀之而命一紀綱料理其
事曰毋令躬此璅璅失吾箕裘業未塟會先夫人以
己卯秋棄不肖府君逾益不樂曰誰復為我綜內政
者庚辰冬府君奉王父同王母合窆于祖塋而以東
始地塟先夫人東始去邑三十里最僻不肖廬其上
府君亦剏一庵其旁居之扁曰蓮花庵而命不肖曰
吾攻白業兒攻奉業各精進毋怠自是衣布素餐野
蔌日對衲子整拂藤蒲說無生話至廓徹處即衲子
不如也嘗奉以示不肖曰此道不惟可以出世亦可
以涉世古尊宿有云但自無心于萬物何妨萬物常
圍遶旨哉斯言吾輩自不可不知時府君方甘禪悅

自分與人間世相遼絶矣遠江陵捐館二三大老休
休著吐握風巖薮諸賢一時茅拔顧脫癸未府君補
會稽丞不踰月改漳州司理尋歷南京儀部郎報者
婁至府君咲曰澤雉方飲喙自如柰何復困以樊中
邪諸親知勸駕者咸曰
天子方需老成意至殷也公即不起簡命謂何且留
都佳麗粉署清華政堪史隱耳府君遂強起赴儀部
任尋轉通參燕署光禄篆有瑞臣某者第傍光禄侵
官舍地垣之府君示以法牆臣帽服立又侵地光禄
諸所入隸人率得軽重其手數每過浮府君程以平
準為太浮者甲申秋復太常少卿未至轉右通政故

事必能為長声者選取通奏侯積年勞逾陛左右通
政以故長于數奏府君謝不能上疏求去部臣議曰
陳某以公望起廢叙遷不遽其不必強奏
俞之今左右通政不錄考選者例得免從府君始也
又每日　御前奏事率取一二充数為文具而已府
君持議以為通政古納言官王之喉舌也宣上達下
緊是為賴自今必擇軍國大務又四方災異始列以
聞乙酉夏轉留都太常卿蒞事甫一月有詔陛左副
都御史府君顧思疇昔之夢嘆異曰振領豸服今授
我奚屬當大計群吏丘公樊方為南太宰嘗意人材
府君就而訪焉丘稱同志遂傾心輸府君自司道

以下守令以上某也賢某也不肖某當留某當黜又
某當左遷一一為府君評騭府君裏志之既入都以
丘公言徧詢諸同志多符合者間亦不無過當府君
折衷其間不茹不吐故當大計之奉實多協贊云丙
戌春轉刑部右侍郎丁亥開七襄府君曰在禮七十
致政此吾懸車時也上疏乞歸

上

弗允是冬轉左侍郎府君之再貳刑曹也前後與大
司寇臨川舒公涇陽李公及少司寇麻城耿公同心
弼教凡諸疑獄徐下所司傳爰書論報法所當改即
戾

上

指不欵変而稍可矜恤者必令從重得輕從輕得釋
丙戌會當廷鞫諸囚府君襄其議多所平反諸論
死比者得從末減不下三十人出輕繫尤多幾至圄
空

上

遣中使勞苦賜羊酒所司讞獄辞具分屬府君判
者積案盈几府君援筆立為點竄少選可得數牘並
稱明允僚屬間深相嘆服云府君為諸生時嘗神人
語曰君之功名始于西卒于西復挈府君之一所堂
宇峻肅中列三坐指東一席向府君曰此是卿座留
都邸中又夢一吏導府君上堂皇大呼曰與咎繇同
立蓋豐陽隸江西法曹稱西曹而東席為貳卿咎繇
故李官也至是始信其奇驗而府君之數已不可更

綿矣嗚呼痛哉府君素神王善飯年踰七十五官之
用不衰入而侍朝趨蹌不減常度出對親朋語輒津
津移日不倦或能所知者或請
曰詰旦待漏期也公得無欵一假寐乎府君咲曰老
子興尚不淺公輩意乃異敗邪閒至罷燕入朝了不
作憊態人謂可百歲期而詎意竟不少迟天胡畀吾
府君之孚而又奪吾府君之速也蓋自丁亥冬而府
君之食頓損戊子春每食輒作嘔噦比後日不能一
飯惟啜少糜粥而已府君魯而弧乞休未允至是
遂稱病篤求生還有詔養疴邸中不果越六月病
少瘥家人輩治果餌進稍嗽之不復作嗽猶仝秋試
且迫不肯侍湯藥暇戒曰爾得一情吾病便霍然已
慎毋以吾故妨爾功也若問安上食爾婦業優為之
中強飯向食者復浹旬餘至入秋漸劇猶從窓櫺中
望月指向不肯曰談幻之軀浮促難守獨此清萬
古常在意殊悽然而諸醫環視者至是咸束手曰不
可為矣府君所眄榻前列氷少許以致爽氣氷忽作
浮屠狀九九級虛其中瑩然暎徹移時不消問疾諸
君子如立卿輩見者並咄咄稱異一夕府君矍然
呼不肯語曰此地果因未了不肯問故則又曰未了
一世之心此後更無一語遽然以逝是不肖罪盈禍
烈不自隕越以致此閔凶也嗚呼痛哉府君卒之日

詎生正德戊辰十二月二十日得壽七十有一先夫人先府君十年卒淑德懿行詳趙太史所撰誌中初葬東始青烏家言是穴有水法當遷不肖奉府君命權厝卲家濟祖塋之旁茲且從府君即穸焉男一即不肖府君孝友天至聚順以娛王父必令極蔗境之樂痛王母不逮養時薦動為中咽遇昆弟睦而勗以砥行力奉語必諄切諸姑姊娣婺者時賙之及笄者為治裝歸之戚屬貧不能存者捐粟賑贍歲以為常嚴馭臧獲不少假借而間有小過不即怒笞與人交待以至誠人有欺者心覺之亦置弗問也平居冲夷溫粹如冬日之日藹然可親遇事則慷慨激烈[illegible]稜尽露非深識者亦每見憚云自奉務以清約人間紛華盛麗之好一切不以入心嘗示不肖曰上方不足下比有餘一經生得此亦過矣必求完美恐缺陷世界不令人[illegible]如意也再蹶再起菀枯涼燠之變備嘗之矣人或說曰道固逶邐盍稍刓方為負乎正色拒曰是教我讇也人各有性牛順羊逆詎可強哉終沒我世不復能俛仰人下矣性好施而特不喜稿聚曰阿堵物大能滓穢人以故官至卿貳而室中蕭然有相過至榻前所見惟書簏衣笥嘆曰此老衲行逕非吾輩所堪也又鎮重有解組歸如脫躧不為憂三歲九遷如咀蠟不為喜　廷杖時逮者入邸猶不輟朝食偶

對客手談雖有急必須終局徐起應之又特軫念民瘼如疾痛在身力不能必請之當事者不辭越俎自萬曆辛巳來天吳為沴桑梓洊飢蠲恤之議多有助焉撫臺周公之下江南也方困頓中猶指陳利害條列便宜以進嚅囁不能止潞河舊苦車役動至傾家客歲因諸生張汝清輩請為白大司空石公酌議均輸民樂其易辦不復苦柩下潞河汝清諸君子觴焉泫然出涕曰吾曹為潞河人致感私于司寇也嗚呼藉令府君得展盡底蘊其利澤所究可勝道哉柰何竟稅駕于斯〻何足尽府君志也蓋至贈如今銜乃知生死榮名業有定數夢寐間歷職贈官預以象告矣府君待不肖易嚴以慈庭訓必以行誼為先而文秇次之不肖初業文茫然不知祁鄉府君手訂一編示之題曰時義矩矱不肖稍有知矣輒好漁獵群籍府君曰曾人有善織縞者去而適越〻人斷髮無所用之兒類是哉然府君念單傳雅不欲傷不肖意間有所程督必委宛其辭以悟不肖不肖數奇三舉子皆不育試于棘闈又要蹶府君不少介意但懈勉不肖曰兒患不績李何患不中雋患不能尊生何患不舉子邪是春不肖偕諸時彥結社燕中府君每閱社秇輒喜曰兒文數不利坐不諧俗今庶幾矣蓋府君之愛不肖甚殷望之者甚重而不肖之所以報府君

竟何如也嗚呼痛哉縣府君生平自綰髮以迄振素
自服官以至居鄉其可法可傳者不肖未能殫述僅
述素所耳目于人者如右謂不肖不能具揭府君之
美乎不肖任之謂有一言溢美府君乎不敢任也仗
惟
立言大君子俯賜華衮之褒俾托貞珉以垂不朽則
豈惟府君及不肖拜賜弘多將子孫世〻其永有寵
光爲不肖不勝哀懇之至

先姑徐孺人行狀

嗚呼哀之彤史所稱淑而才者不數數見也至如余
姑徐孺人近之矣痛哉一旦捐之著去也不省奚忍
狀孺人會日月有時伯子廷琮謀丐當世如椽筆爲
孺人畫不朽則輒持爲行草視余辭甚酸愴且曰悉
孺人行者我也崖畧具矣悉孺人世者子也臚列在
子不肖不敢辭則輒案行草狀之陳之先有虢碧溪
者官保章氏三傳爲一鶴公登弘治甲子榜倅韶郡
一鶴生封太常心椿公是爲余大父次愛鶴公又次
和鶴公愛鶴公成庚戌榜進士以西曹郎出守重慶
生三子五女最幼即孺人生而嶷然殊異重

慶公甚怜愛之重慶公之治邑也以廉謹聞特不能
頫仰當塗每曰生業具傲骨是熊軾準輿者寧足固
戀而令人甘繞指柔邪不如即時一杯酒勝作刺史
多許耳遂解組帰頗以酣放為快先時重慶公深器
余先府君莊靖公意稍不適見府君輙喜至是府君
以夕郎言事杖闕下重慶公得郵報大為惋失尋嘔
血数升卒孺人時尚幼哀毀不減成人依余伯叔別
駕公即孺人同母兄也適不戒于火且爇及寢室矣
孺人方臥乳媪皇遽不知所出忽若有人從暗中羿
而出之者伯兄喜曰吾女弟有此異徵他年定不作
凡人婦稍長即習女紅兄嫂食之教之最為篤而孺
人亦父事兄母事嫂見者嘆為閨房之秀云時光禄
公聞之謀委禽焉周孺人請于先大父封太常公先
大父曰徐邑之鼎族也矧以光禄之賢其後必大非
是莫托而女矣周孺人曰敬諾初重慶公暴逝裝遣
之資一無所詒孺人年及笄柔日既卜伯兄勉為治
裝略具謂曰徐氏故豊豪此瀟然者裝也何足爛徐
門哉孺人曰不睹少君孟光之事乎婦奉箕帚而已
何用過珎麗為及嬪徐事舅姑孝居恒執勤不辞劇
易過孺人性嚴重少不當意随以譴呵孺人必曲調
之以故終得過孺人心常曰女憲稱婦如影響焉不
可貴順命也其新婦謂邪自吾得新婦可謂增一

孝女光祿公病在胸膈寢劇孺人數從過孺人問疾
出未嘗不潸然也光祿公卒過孺人痛悼幾不欲生
孺人強為慰藉侍寢食不少懈未再期而過孺人以
夏月病泄孺人親潔湯液溷廁甚有女奴不堪而
孺人堪之者及卒相伯子克襄大事春秋之薦每多
林惕之感云伯子才素韶令尤嗜學絶不問家人生
產一旦丁中外艱家政無大小樊然爻伯子伯子甚
厭苦之度孺人可倚辦一日伯子背屏而立與孺人
約曰操觚搆墅之事我為政令而後內政無出外政
無入所不後机杼而息伊吾者為我負鄉孺人亦向
屏而立與伯子約曰委積蓋藏之事我為政令而後
外政無入內政無出所不分君憂而紓內顧者為妾
負君縣是伯子得常意攻制科業歲辛卯遂舉于鄉
孺人聞捷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既復泫然
曰惜不令二尊人見也孺人之議大義類如此課二
子以嚴嘗曰漪曹生為名家兒成立倍難所為不憒
家聲者獨有勤學一途耳顧漪曹勉旃偶社友集必
叩之青衣為孰誰青衣曰某也孺人曰某益友亟迎
之青衣曰某也孺人曰某損友可戒門者勿內也二
子學成並為時儁已後先入黌校浸浸繼伯子起矣
然奇二子者不謂盡伯子教孺人倘所謂毋師邪方
伯兄之窀秦也周孺人以小川阻修不欲從伯兄不

能強則命所侍姬侍周孺人且泣而屬孺人曰顧以
吾母累矣孺人曰若母獨非吾母邪此自吾事也嗣
後委為問遺趾相錯于道曰吾終不令伯兄縣將母
之思迨周孺人病卒紀綱之僕一稟孺人旨治喪其
而孺人則同所留侍姬躬含殮事甚至捐橐中裝以
共其乏曰此伯兄所欲致于吾母者何可當吾身而
儉之令伯兄有遺悔也其處夫黨睦無纖芥犯迕之
氣每歲臘分餉諸中表戚必致腆或有貸輒與終不
索償錢孺人之死也孺人至撫其子其女不啻已出
伯子亦了無異意人兩賢之伯子雅好客門下稍之
来孺人必擊鮮為具咄嗟便辦令主客極歡乃罷御
臧獲以肅顧不妥施怒笞訴訴如也伯子性豪爽不
欲作顛頇書生態孺人輒脫簪珥佐之不給則稱貸
子錢家重以五年間四畢嫁娶事而孺人之委頓于
補苴者不遺餘力矣丁酉冬伯子計偕北上沂流至
彭城心動遽呼同行者起登陸舟尋覆而伯子固無
恙也孺人得之流聞一慟幾絕既伯子落羽歸孺人
迎而慰勞甚懽曰丈夫會有達時毋為對泣牛衣中
也無何伯子臥病孺人命二子事醫禱而已躬調藥
膳一似不知有娠者日夜焦勞形神滋憊季子生僅
彌月而孺人已不可藥矣方疾革時與伯子痛訣大
氏皆格言諭子若女不及亂命時伯兄宦粤未還孺

人猶瞿然曰伯兄歸未已復曰丘嫂亦歸未盖友孝自天性不以彌留憒憒也生平奉慈氏教甚虔至是口娓娓誦弥陀不休以瞑則孺人之夙植善果徵矣孺人生云云嗟乎孺人之相夫勤矣而不及偕其貴課子篤矣而不及食其報綜家政勞矣而不及享其豐淑而且才婦德備具無憾矣而不克躋于壽嗚呼痛哉天可問乎孺人于不肖系姑至戚而伯子復署不肖于年誼之後執雁行禮不肖每過伯子未嘗不謁見孺人孺人亦雅重不肖不異重慶公之器先府君也乃今已矣不肖不能文而不忍先姑有熾而不揚輙詮次如右以俟立言君子采而志之則孺人死之年猶生之日矣感豈徒在孺人夫子哉

包孺人行實

先大父封奉常心椿府君元配大母呂恭人實奉先嚴莊靖公大母辞堂最蚤先嚴時向不肖稱述大母之賢涕未嘗不泫流而横集也盖余曾大父封比部韶州公先娶金冉娶徐〻安人於大母為継姑獨嚴遇大母每盛氣胥之而大母滋益共絶不作反脣勃磎態即安人意有所鍾於姊姒間而大母處之恬如也徐安人亦竟感豫而大母亡矣大父甚悼焉且兼創前事遂不復謀所以継大母者而包孺人始奉匜盥云包之先有常五君從雲間徙常熟生道淵道淵生鎔別號守訥鎔生德涵是為敬訥世以長厚聞敬訥

君娶某氏生孺人孺人有異姿守訥君奇之屬其子
曰女孫非單門耦也必晐姓于右族賢者而助筮焉其
可乎比歸大父守訥君喜曰之子其得所托矣孺人
雅敦約素甘糲粱服澣濯不喜靚粧夸飾而性尤勤
恪程藏獲刺繡治枲必身先之靡輟宵旦大父患背
瘍幾殆孺人佐余二尊人侍湯藥至衣不解帶者浹
旬大父最卞急婢子輩少不稱指必加呵斥孺人徐
為解之偕先慈繆恭人周旋者垂數十年而相得甚
驩終始無間諸戚屬有貸輒予或至相負而竟不知智
過也歲時薦蒸嘗於大母惟是肴羞醑漿必致豐潔
至感大母見夢老婢曰若為我謝孺人孺人奉我虔
且得請芘以多男所為報也先嚴以丙辰成進士將
令豐陽則念大父難其行曰大人老矣吾一旦被百
里命以出誰為襄家政者孺人則勸駕曰是吾事也
君毋煩慮先嚴遂令豐以循吏第一徵拜夕郎尋以
言事忤世廟罷歸日具筍輿奉大父游吳越間甚適
也無何世廟晏駕遺詔起言事諸臣再拜夕郎則益
念大父難其行曰大人茲逾邁矣吾一旦被環召以
出誰與共晨昏者孺人則又勸駕曰是吾事也君毋
煩慮先嚴遂應詔復以直諫顯晉清卿二尊人凡兩
出而得優將以祿養孺人與有勞焉庚午先嚴疏乞
省親歸奉大父者又數歲所而大父捐館季叔某及

字孫氏姑至是始畢嫁娶誤纓結褵即綜自余二尊人大氏多孺人力也孺人蓋賢而且才者邪晚好竺乾教一夕夢從大士受經寤而似有得者以故益頂礼不勸甲申先嚴以南銀臺入為御史大夫舟次潤州諸姑伯姊畢會孺人與焉孺人尚艱食乃先嚴一見而訝之既遺書諸叔氏曰比見而毋於江干神情槁悴殆其晼晚時矣余每痛先恭人不得一日享五鼎之奉霑六珈之榮以為終恨弟輩須善養而毋無令不而待也郵筒甫至而孺人果寢疾卒訃聞先嚴哭曰自吾毋之亡也孰使大人無內憂者非孺人乎自吾一再宦游所使無虞菽水者孺人也鄉吾直訝其衰而竟成長別嗚呼哀哉蓋杜門不視事者越月云孺人生男三孫男八大年某叔出終五齡而叔毋亡余創大父之失金安人也命余嬪鞠之今年春出就外傅所授書輒成誦可謂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若某弟方髫年已涉百氏之籍屬文復自斐然其起而亢吾宗也且日可俟自餘湯銘諸弟皆英英露奇穎孺人所遺遠矣叔某等卜以某年月日奉孺人輤裧即窆虞山某地之新阡而屬之余曰習吾毋行者子也子盍為吾紀諸孺人死且不朽余素重孺人賢已復念二尊人之德孺人也爰勒狀如右以俟傳淑媛者采焉

誓師文

恭惟聖主御極四夷嚮風惟茲仲苗輒敢狂逞焚刦我屯堡戕殺我軍民久聚犬羊之群莫就鯨鯢之戮人心共憤天討難稽是用糾爾衆兵靜聽誓命咨爾諸將尚銳精神於有嚴凡我三軍共凜號令於無斁遇敵當如鷙鳥之攫兎逢餌勿效螻蟻之慕羶罰罪賞功監紀者毋爽甲乙之次蜚芻輓粟督餉者莫貽庚癸之呼

帝德好生妄殺難逃陰謫人情骫法失律奚逭王章秋忽蜂腰會教悉辱於膏斧突梯鼠首必欲盡寄於旄頭正正堂堂笑日百里之猶陋煇煇赫赫豈月三

捷之足多各矢精忠協成偉伐特宣揚於誓命敢昭
告於
神明

祭　天地山川旗纛之神
中國之有戎夷猶陰陽之有晝夜即未能盡殲其
類然何可使入躪我疆蠢茲有苗由來不率掠屯
堡刦行商躭躭張虎視之威饑弗食勞弗息處處
遭蜂蠆之苦嗟此赤子忍視阽危用是張戒六師
靡非仰承　天意聿伸九伐無亦上荅　皇庥頃
者賊勢愈見鴟張戒兵未見鶻利意者官失職歟
以致　天心之譴告又意者民無良歟以來氛祲
之為殃東念士乏熊羆豈盡肉食之謀鄙像成鐵
騎良由　神明之助宏茲特展牲告虔涓吉祇
薦仰祈　默佑　俯賜陰扶　風伯雨師壯今日

三軍之氣色　山靈谷后布疇昔八公之神威一掃
狐兎之逼盡奪犬羊之魄挽天河之水以洗甲兵永
祗民害勒燕然之石以紀功德共戴　神功[illegible]

祭八蜡文

維神祝肇伊耆義昭索饗先嗇司嗇揔修美報之誠
迎虎迎猫用絶害稼之種仁至夙称戴記礼恭敬效
今辰茲者来牟告成有秋未獲方待澤于霖雨忽徧
起乎蝗蝻倘種類日漸繁滋將蠶食必幾殆尽輿情
洶洶萬口嗷嗷某職任此方情难恝視特致索于蘋
藻敢徼惠于神灵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秉畀炎火之
中介我黍稷穀我士女終收善有之利既順成之可
望將通蜡以申虔尚饗

平越祭旗纛文

恭惟　聖主御極四夷嚮風惟黔中苗仲輒敢狂
逞擄掠我官商燒焚我屯寨戕殺我軍民橫至此
極矣　天厭其惡元兇授首餘黨未殲人心共憤
是用糾爾六師大彰肆伐原非黷武意在止戈其
自將領以下聽予誓言倘裨之士惟主將馬首是
瞻乃大將材官亦惟予斧柄是肅坐作進退必少
長之有禮攻伐擊刺必勇往以爭先遇賊即擒當
如鷙鳥之攫兔逢餌當啗勿效螻蟻之慕羶念生
民塗炭已久蓋頭之錢胡忍受一分且使無辜含
冤於地下幸

天討昭彰今日仁義之師胡忍戮匹夫反使大懿
逸罰於境中功有旌倪盥紀者妄為申報即係受
賄兵有退縮統領者畧為容隱即與同辜天地好
生豈容妄殺凡我三軍共凜號令於無斁容爾將
士尚協一心於專攻梗令行私
鬼神昭昭在上難逃陰譴偏好作惡
三尺揚揚在目亦有顯誅鬼神之事予與爾共之
矣三尺之法予不曲貸汝也特宣揚于盟誓敢告
于 神明 尚 饗

祭關聖帝君文

神 聰明正直扶漢室于三分 赫奕威靈佐明朝于
萬載 英氣貫乾坤而直上 忠魂歷宇宙而常新
明禋自昔加隆 徽號于今特盛 等念黔東之黎庶
遺茵仲之矯虔行者惮于出疆居者靡有寧宇既深
民怨寧免天誅以此上奉 朝廷威命鞫旅陳師仰
承 督撫憲文聲罪致討弟殘賊嘯於山箐有類負
嵎戎師示弱于顏行無能超距茲者特潔蘋藻少
效芹葵敢徼 明神乞 賜昭格顯 協天大帝
之大德行看醜類殄殲揚丕震華夏之餘威會
見鬼方寧謐

驅虎文

盖聞古者諸侯祭封内山川惟有功德于民也粤茲
南徼昔為都蠻竊據之鄉惟時文武將吏宣
廟謨而掃蕩之豺狼虎豹之藪易為止居宣畆之區
雖
朝廷威稜所震疊夫惟山川為之效靈乎承平三十
餘載復值鎮夷搆禍連丁旱魃華藏寺歇馬堡芭
蕉隘一帶居民蹂躪于戎馬阽危于飢饉十室九
空非復安堵之故矣邇者年穀稍登鴻鴈甫集而
猛虎為災傷人頗衆茲閱兵建武親所聞知自入
春来如男子庚受婦女陳氏等無慮数名口俱被

虎食各有姓名可証切念耕夫餉婦何日不從事于
田野商旅樵牧何日不往来于山林急脚郵傳何日
不奔走于周道凡此非為公事馳驅即為本業而幸
勤一旦委肉山燹暴露蓁莽想魂虎口聞之酸鼻言
之痛心夫山豈無神神豈無靈而視民罹此毒也獨
忍乎哉是用蠲茲牢醴布我芹忱仰瀆
明神俯祈幽贊負嵎者俾窜匿夷方追北渡遠江之
跡張機者俾效能命中絶南山白額之蹤凡中土良
民無辜赤子或來或往並熙穰於坦途匹夫匹婦各優
游于寧宇此非冥冥之表赫赫之靈發大慈悲振大
威力不克致也何為令長者能使苛政不加于下不
能使猛獸不出其疆為司道者能為民剪去神奸不
能為民殄除物害此所為三薰沐而徼惠九頓首而
冒陳者伏願精靈昭格英爽潜通軫念部民之傷力
制山君之暴斯神之錫福遠而民之拜賜渥矣不然
山川社稷載在祀典所為奉盛告潔展牲告牷者亦
胡為春秋勿替哉
神其鑒之

祭姜少保文 代[illegible]

嘉賢詒範伊婁啟祥篤生我翁寔惟邦良天挺明喆
古人詞
頑器局沉毅丰度昂藏純懿內含符采外揚德如圭
璧文則琳琅射策公車論者莫當褎然大魁士林所
望與選蘭臺讀書中秘商略古今刊正同異持橐簪
筆吐奇攄志文譽既籍督孝旋使一任蜀中再歷閩地
薦進才髦愛奬士類平漫者詘淹抑者遂猶金在鎔
辟埏施埴桃李公門菁莪國器中司藩臬强宗慎忮
翁彈治之一無所避茂著風稜靡恤誹毀臬由清卿
銀臺晉秩尋典成均課士以實六執畢程三行躬帥
懸鐘置樽惟所取必蘭芷移情朱藍迁質模範式垂

多賢輩出直道難容嫉眉見嫉遂迈初服蕭然一室
今上求賢羅致耆壽起翁田間迺佐司寇姦兇必懲
矜疑悉宥罔罔羅雀犴伏獸望重陪京簡膺小宰
澄汰悉允氷鑑斯在帝曰休哉掌我邦刑明允是仍
彌平于迳帝用咨命典禮攸崇爰肅祀事爰振士風
忠厚正直兼以提躬即當遲暮克令始終朝野傾心
向用方隆乃賦歸来解組而東翁之居吳山斗攸繫
睠此浣偕藉翁磨礪謂翁且康其克永世胡天不吊
倏爾仙逝嗚呼哀哉翁仕三朝時閱數紀娉節自將
蹶而復起時局屢更公固如矢豈伊不永已躋大耋
豈伊不庸洊登九列幻形雖已有子嗣哲世澤正綿
曷其有竭某奉使江南夙耀餘光山頹梁壞嗒焉
傷玉樹著士文星掩芒飄飄神靈悠悠帝鄉形骸何
促天地何長聊抒下情古酒一觴

挹奎樓集

祭誥封石崖翁老伯文

某等側聞公之少也擢穎標異日記千言公之壯也楊葩吐藻曹偶無前探公之中則淵渟而岳峙遡公之行則玉潔而珠圓挹公之容則熙然如春暘之煦、跡公之守則凜然如氷壺之懸如公者是宜金玉王度不終賁於丘園頤修文促駕先朝露而溘焉嗚呼胡畀之賢胡奪之年仁未必壽抑有是言迨下世未幾而公之季子遂翺翔於桂苑叔子繼策名於臨軒至於雲蒸霞変龍興鳳躍者又可跂踵而俟旃伊達人之大觀脊壽夭於彭籛矧有後之無爽又何必階冥冥而問天某等夙聯交于令子又托不肖之名于

後先維是通家之猶子分誼深於重淵屬灵輀之將
引恍丹旐之翩〻羌中懷之如怒恨莫覯于睟顏跽
陳辭而薦酒空雙淚之迸泉

祭趙母陳淑人文 代張喻齋作

嗟乎何淑人之賢而天不假之年乎自昔嘉婦德志
梱則者莫詳于風人之篇葛覃媺儉鷄鳴媺勤鳲鳩
媺均飼而以余所側聞於淑人者庶幾乱得其全淑
人之生也為司成孫其歸也為名卿室婉嫕淑慎含
章貞吉玉暎為姿蘭幽比質用能陰教克彰內政是
庀黽勉有無時脫簪珥審守委積躬治絲枲爰相夫
子為世儒碩文章節義一時翕赫抗疏青蒲揚葩史
冊徵為國師咨作宗伯旋典銓衡聿清選格揆厥所
由每多裨益拮据備嘗罔間昕夕洊膺褒綸猶然笄
褘食靡列鼎服惟澣衣徵之彤管如毋者希婦順既

昭毋儀復閑長公英〻發藻儒林毋也撫之式著慈
顏叔季嗣起桂庭森〻毋也字之無所加殷子即異
毋毋不異
心是尤覽毋之所遠謝而人情之所共欽環珮鏘〻
瑱珖纚〻秉德既厚宜迓繁釐方當佐夫子起東山
侶上元觴西池而徒虛百祿靡效三醫孰云大年曾
莫崇朝曄〻蕣華豈期風飄瀼〻薤露先旦而消嗚
呼哀哉某也綰綬此邦少宰獲親景翁明德嗟毋清
塵敬潔蘋藻藉以羞神壼清媿酹俎薄惟芹蕪辭斯
陳微悰用申

祭景行錢封君文

嗚呼人之生幾鳥而必不得者少幾席芘於親壯幾策
豎於身老幾幹蠱用譽於後人其無一鳥者毋論有
得之親矣而忽見背具在我矣而卒殁晦幸有子矣
而溘焉長寐則佹失猶生人之所憾為未遂者嗟嗟
我公何幸得人所不易得又何不幸嗇人所不當嗇
而惋惜涕悼遂無間於識不識也方公尊人以己未
高第銜　命歸里伯仲聯翩鵬搏鳳起公未就傳振
振麟趾謂是箕裘式穀伊始奄搆奇疾一瞑不眠盖
方欲藉以佑啓而旋為藐焉之孤子矣迨踰舞象昕
夕詞章江郎綵筆王氏青緗振秀秇林蜚英膠庠已

進上舍技益擅場屈首編摩矢志騰驤數試棘闈乙
榜雁行獻泣連城投悲夜光盖得之天者甚厚而取
之世者則不得一當矣幸哉有子磊落璠瑜峩峩昂
甲赫赫時譽自　天子命中秘讀書著作明廷天祿
石渠公捧泥金寧不齒如曷為二豎膏肓蓼居曾未
易季忽返太虛慶者在門吊者在廬盖旋失於親未
得於身而幸取償於今者復不乍享而亟還其初矣
詎不痛哉夫公之為人不飾邊幅似簡而篤於組脩
不尚苛縟似傲而敦於應求雎於骯髒若踈狂拂戾
不可近而中藏坦遂明白任物之去來而無所留洵
今人之與儔古人之與游者也是宜茀祿無疆以承
天休胡未下壽遽辭榮于　綸綍而藏玉於松楸耶
某等與公既同里閈更托葭莩方與喆胤共事燕都
慶　褒封之伊邇冀迎養於官廚一旦聞訃疇不歎
吁乃束生芻乃薦清酤走哭邸位魂兮來乎

祭馮太宗伯文 代董司理

嗚呼泰宗鍾秀虛危儲精篤生洪碩以佐熙明奄忽捐館斗隕山傾舉朝揮涕薄海酸辛凡吾及門寧不失声嗚呼吾師賢詰自天通敏惟性齠齔為文珠玉輝映博達長卿儀容曼倩俯掇時名仰承先正讀中秘書詞壇靡並盖屹然為當代之宗工巨匠而隱然係奕世之國脉民命矣迨其棟衡史院晋長宮僚文則天葩行則斗杓獻替可否夐絶群囂終養于家致身于朝龍章鳳姿德音孔昭盖已立文章礼樂之規揩而又竪冠裳玉帛之準標矣尋佐天卿百揆是度黜陟惟公鑑明水灼時議大禮帝心簡擢乃晋秩宗

昭明榘矱上徽號以彰聖孝宣皇儲以永述作皆經
緯天地之洪猷黼黻宮府之瑋畧也臣職之要莫隃
進人吾師神識一過空群辨璞荊楚甄駿燕京復典
春闈登進摽薪一時得士號曰斌斌古所稱進賢受
上賞而吾師應食報于無垠者也位躋八座年未及
艾朝野傾心擬承大拜何二豎之不仁而百藥之弗
瘥病疏屢陳温旨輙届天不憖遺倏爲永邁泰山其
頹梁木其壞某辱籠蓄更被栽培聞仆哀悼肝裂腎
摧神馳丹旐痛入黃埃遠將炙絮告師夜臺

本部公奠于相公文 代大司馬

惟嶽降神篤生我公德含玉潤心秉淵冲文耀日星君
名高華嵩翕赫詞林輔導青宮當侍講帷啓沃稱忠
爰晉秩宗寅清在躬夙重輿評尤簡帝衷方推宅揆
休沐居東券晦丘園物望彌崇潛悲道塞見喜道通
時需良弼夢賚惟肖師錫既同遂膺環召起自田間
洊升廊廟石火電光事竟難料曾不憖遺胡天不吊
豈皇所嚮亦天所競故榮附其哀吊隨其慶甫拜相
麻尋屢卹命惟公之來誰不相望惟公之亡誰不盡
傷嗚呼哀哉謂公不終遇邪處嵁巖而發明土之夢
恩則霖矣謂公而終遇邪稅蒲輪而輙箕屋之騎朝

亦速矣謂公而幸此出邪一生未竟之勲業徒嗟居
諸之蹙謂公而負此出邪一腔未抒之忠赤盡寄無絶
之牘令公言而見採衮闕可補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即公言或竟虛石畫終在期於收效寧論後先公以
此而報國亦何憾於溘焉某居叨同里情藹親暱方
倚平章翼我樞密杰何甫逆公於郊旋吊公於堂靈
輀既駕我心用怵率我寮寀用薦芬苾神之鑒之詞
兼誠溢

祭曹方伯文

嗚呼世之冠冕士紳者惟有重望碩德始欽其獨優于
表則亦惟有茀祿壽考始徵其獨厚於蒼昊方公之振
雲霄翺翔天衢也去華摭實千古為徒家羨和璧户跂
隋珠學惟真際行則醇儒既已樹秇林之赤幟為後進
之楷模矣迨公之浮沉郎署敭歷中外也刑名比詳曠
恩時霈軫念圜扉詧情嘉肺騑〻五馬三守都會襦袴
興謡甘棠遺惠雖東省中州或殊方異政而勸課寬仁
則兼長並最矣備兵漢沔警絶荆湘萑苻肅穆姦宄
伏藏晉陟同卿海盖是防馬騰士飽慎守疆埸虜酋
讋服烽燧不揚五年遼左人物阜康尋長冥司觀察

東方貞憲攷度以肅官常民荷春温支凛秋霜跡兵洛上
南北所望盖峻儆備以遏跳梁爰晋岳伯叱馭羊腸無何
拂衣東山徜徉盖低回仕路者二十餘禩而用行舍藏初
未始繫情于得喪矣乃公之優游林藪頤和養粹濡沫鄉
閭好行德意天假之年　皇錫之寵眷〻焉存問之不
置亦越憲副實惟令嗣少承家學長嫺吏治既文章政
事之克紹前休何莱綵歡娛之不曲承公志公方巋然
世表比于靈光寰海仰羨謂且不亡天何不憖奄忽北
邙惟是　國家驟失典刑而　朝野咸共盡傷矣某等
謬偕憲副同籍昔年仰止高山型範繫焉一朝執紼寧
不涕漣爰致束芻載潔牷牲拜手陳詞以告微虔随物
化者終期于盡而惟不朽者萬古所獨全也